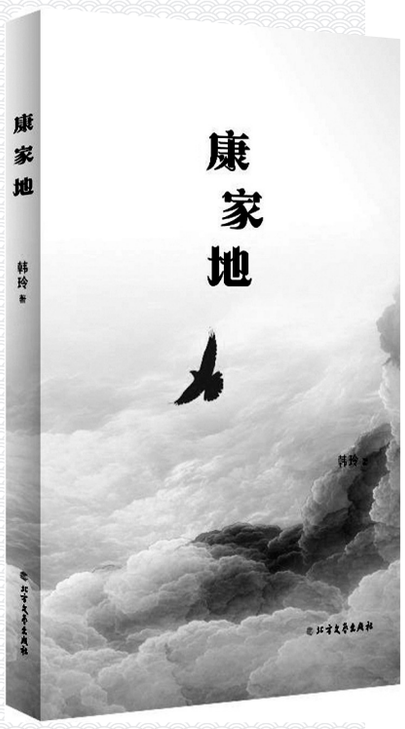
在散文的深处守望或遇见

■蒋蓝

作品简介

《康家地》收录了作者五年来先后发表在《民族文学》、《文学报》、《亚洲新闻周刊》、《光明日报》、《青年作家》、《四川文学》等刊物的三十多篇长散文。在这些文章里，有作者足下的人生，藏汉边缘的人生思考，在《康家地》中，作者这样写到：“ 康家地，生我养我的村中村，隶属于藏区却又大部分被汉化，像我的身份识别，达娃梅朵。它就像周家包包，李家草坪一样所指有限且含混不清，但就是在这有限的所指里，承载了我作为一只鸟儿练习飞翔的全部起因。”譬如消失的藏寨：《八家寨纪事》，一个小小的袖珍寨子，却有着比寨子宽阔许多的旧事。藏人隐忍的爱情观《李家山往事》，在《村民李小花的黄金时代》中、古老的嘉绒民俗、《马奈锅庄，东女王国的文化符号》、《若木纽，嘉绒人沿袭的狂欢》、《良美·西绕坚赞的故乡及传人》、《昌都后山的刻经人》；行走的文化比较：《青海册页》、《西行记》、《大唐松州的寂寞与繁华》……

《康家地》的许多小人物的命运其实就是大生活的缩影，作者把生活的细节铺展开来，并将这种观察与历史、自然、政治等等宏观的主题通过精巧的文字不露声色的表达，作者不断的在别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中呈现生活的原貌，追求生活本真的状态。她的文字仿若一场昨日之旅，让我们见到了遥远藏寨的写作者，她把她所熟悉的人和事一一的剥裂开来，她和她笔下的人物肌肤相连，同哭同喜同悲，爱得热烈而忧伤。



作者简介

韩玲，1972年生于渡水江畔，擅长以细腻、柔软的口吻描述严肃主题和日常事物，以文字回应生活。

名家推荐

韩玲的散文笔触聚集在她熟悉的高原物象里，以藏地生活为写作舞台，善于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光亮，试图以自己的眼力向更多的人揭示一个并无它异的藏地，她的散文充满泥土的质朴和真诚的情怀。

——阿来

《康家地》里的文章，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幻化为一条穿过草甸的野水，那是一条冰河，在初春的消融下缓缓流动。那些漂浮的冰块，相互碰撞，时而清脆时而沉闷的撞击声，逐渐替代了回忆的愉悦而成为生机的高音部。究竟是生命向往的猎猎滑翔之声，还是色彩本身述说的欢娱，已经很难分辨了。冰河与飘垂的松萝为邻，看似无心而设，又似乎充满了一种神谕的落地。

——蒋蓝

广义的康家地的人们，可以说与自然范畴浑然一体复杂的棱镜，将真相多侧面的予以透视，整合芜杂的生活经验，促使审美形式清晰成形。经由其叙述，生活经验得以上升为审美体验。其间的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相嫁接，相转换，相渗透，且前者融汇整合了后者的单向流动，将过去与现在融合互渗，使之多意多向度，也更加的醒目显豁。这就是所谓的“故乡不再，故乡在”的立体意义之所在。

——伍立扬

白玛措日出。冯光福 摄

诗人喜欢向天空突围，他们采用旱地拔葱的身法，或羚羊挂角，或呼啸而去，我们不容易在诗人的手段里发现其学养和踪迹。小说家委身于虚构，希望让蒙面人代自己说话。在我看来，他们的学识是神龙见首又见尾，有些像那些穿墙的大师，上半身融入了雾气，下半身却卡在了现实的墙壁间，露出了毛手、毛脚。我丝毫不敢看矮他们，我的意思是，散文家的学养无法遁迹，鉴于散文没有欲盖弥彰的技术，所以在举手投足之间，散文的每一行字，就是写作者的一呼一吸。

2017年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文学阿坝走向”研讨暨“阿坝作家书系”首发式在成都隆重举行。我应四川省作协创研室之邀，做了阿坝州文学创作综述报告，没有涉及散文家韩玲的写作。会后，她来给我敬酒，她的一双眼睛，比我和她手里的酒杯还要大，缓缓流淌着酿酒的甘泉特有的苍远与野意。我向她深致歉意，答应一定会细读她的散文。

她陆陆续续发来了几篇文章，我陆陆续续地读。自认为对四川散文情况十分熟悉的我，开始对自己阅读域界的遗漏深以自责。韩玲一直生活在川北高原深处的金川县，置身于媒体聚光灯之外，也许她，本就不打算厕身其中的。而像韩玲这样蛰伏而潜心写作的散文家并不在少，恰是他们以自己的背影，就像举起地平线的雄伟山峦，从锯齿里漏过来的光，不断侵蚀、拓展着既定散文的疆域。

我算是韩玲新作《康家地》散文集的最早一批读者。韩玲的散文最为直接的特点是充满对纤毫毕露事体的狂喜性呈现：具有无限丰富而纵深的风物呈现，它们渐次妖娆，渐次怒放，渐次凋谢，花朵渐次在逆风里回望自己刚刚站立的枝头。呈现之力，逼迫那些看不见的灵念与情感噤若寒蝉，迫使它们不能绕开事体而忘情发声。在纸上得以呈露、崛起、玉体横陈的金川山河，才逐渐缓释了、打开了一个人的情感河口。水镜映天，水体载物，从而托举起风物背后厚重的历史与那些永难忘怀的沧桑面容。

与一般女性散文家长于抒情的特点不同，韩玲的散文还具有一种沉稳、冷静、思考、细腻、绵长的文体气质，具有一种与高原的季候非常融洽的莽野大气，从而完成了一部关于故土金川的大地之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的思想呈现，并非需要在写作的推演过程中兀自凌空蹈虚，作哲人支颐状，作屈原问天状，作伟人两手卡腰俯视山河状，韩玲是谦逊而虔恪的，宛如高地上的绿绒蒿，她只是把自己的思绪，混于花绒，随风播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这既有时间之河的阻隔，又暗含空间演变造成的疏离与陌生化，那么，每个人都会拥有对乡土、乡情的常态回眸，但是，只有极少数人会由此升发出乡愁的美学。登高望远，使人心悲；隔河对望，令人怅惘。而我们几乎可以认定，乡愁就是爱国主义情怀的终极美学呈现。在此意义上，《康家地》达到了对乡愁的臻于圆满的诉说。

《康家地》里的文章，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幻化为一条穿过草甸的野水，那是一条冰河，在初春的消融下缓缓流动。那些漂浮的冰块，相互碰撞，时而清脆时而沉闷的撞击声，逐渐替代了回忆的愉悦而成为生机的高音部。究竟是生命向往的猎猎滑翔之声，还是色彩本身述说的欢娱，已经很难分辨了。冰河与飘垂的松萝为邻，看似无心而设，又似乎充满了一种神谕的落地。

韩玲在《雪后，故乡在眼前》里写道：

“雪覆盖了整个河山。游走在山里，扑入眼帘的山川河流，大景小物都被一场雪装饰得很干净。在这片白雪中我看见了柿子，被白雪包裹的柿子，又红又圆的柿子，红白相偎，美得炫目，美得从容，美得晶莹。狗尾巴草，干枯了的狗尾巴草在雪中保持着挺立，雪落在她身上，也只是一弯笑眼，青绿与干枯不过只是换了个颜色而已。倔强的不肯凋谢的玫瑰与冬雪竞艳，一朵艳红惹人生怜的出现在皑皑白雪中，常青的松柏树上也挂满了白雪……大自然中有很多景象都是神奇的，它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语言，给我们启示，只在你安静的时候聆听……”

读到这样的段落，我马上想起唐朝蜀地斫琴大师雷威，常常为选择上佳琴料而深入荒僻山野。每逢大雪叠压山林的时节，他置身于峨眉山森林深处，杉木积雪深重，直到发出咔咔欲裂之音。他凝神竖耳，在摧折声中聆听、分辨、寻找音质特异的木头。“细听蛩声元自乐，人愁却道是他愁”，雷威在聆听木头的声音，韩玲则在倾听康家地的雪声，康家地傲雪玫瑰的喃喃自语……好的散文，恰是在风物置身特异之时，敏锐捕捉到风物的特异姿容。

韩玲反反复复书写西北的胡杨，胡杨的生离死别，胡杨的不死神话，沙漠里的居民不得不用胡杨泪来发面——这是胡杨的身体政治，这些文章堪称是韩玲的“胡杨书”。某种程度上，胡杨暗示了韩玲心目中的大美：濒临大限，从从容容，不卑不亢。死是一个花园通往又一个花园；死可以是无声的，死也可以是绝美的。我猜想，胡杨与屹立在川北高原顶巅山垭口上的那些旗树，恰恰构成了韩玲散文域界的通感。痛，而又意识到了，你脚下的根系就在一点一点生长！

《康家地》在写作的价值向度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虚构的向度。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批评家李敬泽认为，非虚构是当下作家不应回避的精神向度，它是一个作家置身现实、根植大地的向度，也是一个作家远离二手经验，重新审视体验与超验，厘定文学最大限度依托事实、着眼未来的一次自我确认。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的成功与否，除了遵循以上原因，方法论上还在于对“跨文体”的娴熟运用。韩玲在多次穿越沟壑、深犁高原的过程里，她已经进入到非虚构写作的畛域了。《大唐松州的寂寞与繁华》《在北京，以唐卡的名义》《青海的天空》《西行记》等篇章，明显在向非虚构靠近。不足之处，是在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合与离、史料叙述与文学叙述的转换方面，尚存在生硬、镶嵌之处，因而有些地方显得突兀。

在风物、景观之中，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人的精神气韵投射于它们，或从它们的内部投射出了人文的辉光，从而赋予了风物、景观以生命。韩玲描述的藏地的多个人物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来自藏地白铜一般的暖照。她写《老房子》里的婆婆与晚间择菜的灯，她写《病友》里高婆婆的慈爱对自己的影响：“一场痛成了往事，慈悲心却更甚了，当生命中有能量很高的人出现时，他的磁场会带动整个万事万物变得美好祥和，我相信息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磁场中了。”写到了深处，又不失减嘉绒藏人的雍容与自尊。

一天黄昏，夕光四散的西蜀坝子，韩玲与我、伍立杨、阿穆楚、卢一萍以及两位成都美女聊天喝茶。韩玲坐在拐角，她一回头，眼睛放光……这样的无垢凝视，在1990年之前尚未绝迹，如今仅能在旷野里惊鸿一瞥。我想，那些匿于虚无中的实体，必然是幸运的。处于一个眼眸只会分泌酒色的时代，对于这样的光，我只能肃然，只能目送飞鸿。

生命与梦幻的叹息

■伍立杨

“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一只忧伤的白鸽，停驻在只有六户人家的康家地，听他们的喜怒哀乐，但我只能望着成片的树林叹息，我是一只什么也做不了的忧伤的鸟儿。我从一个台地飞到另一个台地，看玉米或者小麦生长的样子，看它们扬花灌浆或是良莠不齐”……

这是作家韩玲长文《康家地》的叙写。芜杂的生活携带生命的原汁原味，涵盖既多而杂。可以循着各种毛细血管一样的线索，概观作者心情告白的拼图。其中也有致命损伤，然而康家地的人们生命的特征正是他们永远在不倦寻求。芜杂由作者的放大描摹而栩栩如生，对良知、良能在批判精神中不断重塑、建构，以其本来的形式捕捉生活、生命的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原生态的表述，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种光照。读韩君的作品，总难免留下一些疑问，趣味就在于有无数解答方式。这可以说是作者刻意为我们留下的想象空间，也是一种与读者互动的方式，让我们因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感觉，每次重读都倍觉新鲜。

广义的康家地的人们，可以说与自然范畴浑然一体复杂的棱镜，将真相多侧面的予以透视，整合芜杂的生活经验，促使审美形式清晰成形。经由其叙述，生活经验得以上升为审美体验。其间的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相嫁接，相转换，相渗透，且前者融汇整合了后者的单向流动，将过去与现在融合互渗，使之多意多向度，也更加的醒目显豁。这就是所谓的“故乡不再，故乡在”的立体意义之所在。

虽然，作者的自述“现实里小花和我都文学照亮生活，只不过，文学路上我们依旧像两只艰难爬行的蜗牛”，似是自谦，但她的构建和表述，却笼罩着一股强劲不衰的高端的气息，以及有关于命运的神秘氛围。恰如作者的叙写，其文字亦然：“她的笑容就是钥匙，很轻易就打开了雪白的牙齿和酒窝，身材结实而匀称，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青草的味道。”

作者对大自然的摹写，隐约涵盖着大家的手笔，不时切入饱含情绪哲学的抒情插笔。她描写自然天籁的超卓才能再此得到充分展现。在作家的笔下，深远的群山高原被赋予充溢的生命力，千变万化的色彩组成一幅幅绚丽多姿的风景画：各种各样的人生声音汇成一部舒缓的乐章。这一切使人感到美的恒久，存在的朝气，以及对生命的深沉渴望。大山里的风光沁人心脾，火塘、菌子、山民、草地，雪山、森林、古道、老街、怒放的油菜，如雪的梨花……所有这些深山里的旧时光；淳朴的民风民俗，有着特殊个性的人物，虽一闪而过，却笼罩着藏地的忧郁。一些梦幻般的场景处理叙写堪称经典，突兀而起的情绪感知、肉体和灵魂的拷问，令人深省。作者的梦寐般的笔触，复原了令人永生难忘的人和事、情和景。

是的，广义的康家地，也即千百年来，在藏地群山高原的哺育之下，世代生息繁衍，所形成的醇厚深郁的藏地气质，作者本人的文笔，也全然沉浸在群山瑰丽气魄和那难以描摹的奇异风采中了。

事与物的周遭弥漫起浓郁而神秘的生命气息；叙事的深宛将读者完全置于一场从未经历过的人生体验之中，甚至生活中所先天存在的一些二元对立的范畴都被镶嵌在叙事的笔触之下跌宕起伏，那种叙述的调子，是恒久、深入的渗透；是辐射、持续的弥漫。这样的情绪哲学沾着泥土的气息、飘着梨花的芳香，无可置疑地穿越终端、温暖人心。

由其文字透露的所见所闻，群山的忧郁和诗意发挥得淋漓尽致，阅读之际，不禁为神秘的群山及其所统摄的所有的生命体而惊讶——

“石匠死了，闸子门拆了，燕子的老巢也拆了，旧房子也都拆了，就那块九燕石挤在水泥梯子中间，被许多人踩着。我想，等哪天人们又把九燕石踩平了，九燕就又该飞回来了！”